

海 男/著

HUNCHUANG◇HAINANZHU◇CHUNFENGWENYICHUBANSHE

婚床

HUNCHUANG◇HAINANZHU◇CHUNFENGWENYICHUBANSHE

春风文艺出版社

婚床

HUNCHUANG◇HAINANZHU◇CHUNFENGWENYICHUBANSHE

海 男/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海男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床/海男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1
ISBN 7-5313-2540-3

I. 婚…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0249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丹东日报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印张: 9.625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20 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洪 钧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两性战争除了婚姻契约书之外，还有围墙之中的婚床。诗人艾略特说：“跑吧，跑吧，人类忍受不了太多的真实。”尽管如此，此书讲述的仍然是与婚床有关系的男女故事。谨以此书献给无法逃离两性战争以及被战争所笼罩的读者。

——海男

目 录

第 一 章	风景	1
第 二 章	分居	26
第 三 章	离婚	52
第 四 章	独身	78
第 五 章	游戏	104
第 六 章	初恋	130
第 七 章	流行	156
第 八 章	婚床	182
第 九 章	抛弃	208
第 十 章	浪漫	232
第十一章	笼罩	257
第十二章	继续	282



第一章 风 景

杨福莲进入七十岁的那天早晨，看见的第一道风景就是露台外的另一座露台上，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正懒洋洋地从晾衣架上收回自己的乳罩。那是一个独身女人，杨福莲眯着双眼看着这道风景，也许是时光开始变得缓慢，这种缓慢是从进入六十多岁时开始的，也就是十年前。十年前的一个秋天，她走在林阴道上，那时候她和丈夫住在城区，她总是向往着林阴道，似乎她的一生都向往着有树枝笼罩的林阴道，在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除了青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之外，她都喜欢在林阴道上散步。而她的丈夫刘龙十年前已经开始拎着鸟笼到林阴道上去打太极拳了，她就是在不久之后看见鸟笼中的鸟儿飞了出来。刘龙忘记了关鸟笼的门，一只红嘴鸟愉快地啄开了鸟门，也就是在那个时刻，她在林阴道上散步时，一只红雀从她面前拍翅飞来。而她呢，却伸出手去想抓住那只鸟，在明亮的阳光下，她却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她跌倒了，而且是骨折。她的右足踝当即折断，她似乎在温

暖的阳光下面也同样能听见右足踝所发出的骨折之声，在她听见这声音时，身体就已经朝着一片明媚的阳光倒了下去。从那一时刻开始，她的生活就已经开始了缓慢，也可以这样说，骨折的声音使她人生之中最缓慢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她的目光可以久久地凝视着一只蜘蛛。房间里并没有蜘蛛，那是她疗伤时，孙女刘蜜蜜推着轮椅，她不得不坐在一张轮椅上。这是她从未设想过的生活。但人生往往会经历太多的从未想象过的生活，比如轮椅，可怕的轮椅，她不得不坐在一张轮椅上。那正是孙女刘蜜蜜放假的日子，刘蜜蜜轻柔地推动着轮椅，朝着那片林阴走去，因为速度变得缓慢起来了，于是，她就看见了过去从未看见过的一切。比如一只蜘蛛织成的纤细之网，她会久久地凝视着那片蜘蛛网，直到轮椅继续前行。在途中，她也会缓慢地看一个人，看一个又一个在林阴道上走着的，散步的老年人。她缓慢地看着他们聚集在脸上的皱纹，她缓慢地看那些老年人颤悠的步履，真正的缓慢确实就这样开始了。

此刻，在她进入七十岁的这个早晨，对面的女人给她带来了出其不意的一道风景，她伫立在露台上，缓慢地眯着双眼，看着那个年轻女人，她三十多岁，她已经宣布过独身，她之所以知道那个女人想独身，因为自己的小儿子追求过这个女人。刘涛汝已经三十多岁，一年多前，刘涛汝突然出现在那座露台上，当时，这道风景让杨福莲大吃一惊。后来刘涛汝对她说：“母亲，别用那样的目光看着我，既然你已经看见我出现在对面的露台上，既然你已经看见了，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喜欢住在对面的那个女人，你不是希望我快点成婚吗？”儿子的目光盯着她，然后又游移开去了。不错，儿

子说得不错，她确实希望儿子能早点成婚，她和刘龙总共有四个儿女，大儿子、二儿子都成婚了，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只有三女儿未成婚，她已经三十五岁了，她是一个设计师。另外就是小儿子，转眼之间他已经三十多岁，尽管小儿子不断地带着女朋友来会见父母双亲，然而，那些女朋友仿佛会长出翅膀一样，转眼之间就从杨福莲的视线中飞走了。更为重要的是那些面孔姣好的年轻女人变换着不同的飞翔姿态从小儿子刘涛汝身边飞走了，没有一个留在儿子身边，没有一个女人留下来与儿子成婚、生育。所以，当儿子跟她说着那番话时，她希望儿子能够与对面露台上的女人好下去，但转眼之间，儿子就退场了，儿子的理由很简单，他无法追那个女人。因为那个女人从一开始就向他振振有词地宣布道：我是十足的，地道的，永远的，执著的，不可救药的独身主义者，我不会跟你结婚的。仿佛这个女人从一开始就看透了他追求一个女人的目的。

此刻，这个独身女人正抓住那只乳罩。那是一只黑色乳罩，杨福莲想，我这一生从来也没有戴过黑色乳罩，它就像一对乌鸦的翅膀，我一生从来不戴这种黑色乳罩……她的目光缓慢地停留在那黑色的乳罩上，宛如停留在一对黑色乌鸦的双翼上。而就在此刻，她看见了从露台上走出来一个男人，穿着同样的睡衣，她的心缓慢地跳着，她感觉到了那个男人的手伸了出来，搂住了那个女人的腰。她站在自家的露台上，她已经进入了七十岁；而她看见的第一道风景是发生在露台上的故事：那个宣布自己是独身主义者的女人此刻正被一个男人沉醉地拥抱着，而她手中的那黑色乳罩就像一只黑色乌鸦的翅膀一样垂落下去了。转眼之间，对面的露台变

换了风景，已经没有了男人和女人，只有女人晒衣架上的衣服在轻柔地拂动着。

小儿子刘涛汝来了，他是驱车而来的，他是自由职业者，某一段他也许是广告人，某一段他也许是策划者，某一段他又是营销者。他在杨福莲快进入七十岁的头一个星期天突然策划出了一个方案，他要带着父母去旅行，让家里人自愿报名参加，报名的有大儿子的儿子刘继华，他是一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还有二儿子的女儿刘蜜蜜，她也同样是一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报名者还有三女儿，也就是三十五岁的独身女人刘蓓。这是一支陪同杨福莲度过七十岁生日的年轻队伍。儿子刘涛汝开着一辆日本松田面包车出现在楼下时，杨福莲开始缓慢地转身，转眼之间他们已经乘着那辆松田面包车开始了旅行。车来到郊外的路边，他们必须在这里等待另外的几个人。参加这次旅行的另外几个人将从不同的方向奔向这里。

坐在车厢中，她从窗玻璃往外看去，她看到，在郊区的路上，一个女人在跑，而身后一个男人在追。此刻，缓慢的速度似乎又有了变化，杨福莲的脚似乎也在跑，就像五十多年前一样。那时候她才有多大，她刚过了十九岁生日。那天早晨，她刚刚缠好了脚布，战争就来临了，她跑着，在战争中跑着，不跑是不可能的。自从战争来临之后，有一个事实已经出现在眼前，草铺镇再也没有安全的生活了。战争降临到了这座小镇。穿军装的男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进了这座小镇。她在人群中奔跑着，她的母亲在奔跑中与她失去了联系。而她的父亲是一位商人，他早就离开草铺镇了，从她出生以后父亲就离家出走了，但父亲却不断地给她们捎来银





票。那些在母亲手上闪烁着的银票，可以维持她们母女两人的生活。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一笔银票，而她却从未见过父亲，只有在母亲的婚房中才可以看见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作为小脚女人的母亲就坐在父亲旁边，父亲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几乎是没有任何表情。

五十多年以前她在跑，她的小脚在草铺镇外的铁轨上奔跑。五十多年前，草铺镇人都在奔跑，因为穿军装的男人进入了草铺镇，男女老少都在奔跑。而她也在跑……那个年轻女人在前面跑，男人在后面追，这幅浪漫图景发生在郊区，这是郊外的另一种风景。它不是缓慢地展开，它是突然而来的，却在杨福莲的视线中缓慢地消失了。她七十岁了，这是她进入七十岁的第一天，她的小儿子一定要带她去旅行。旅行队终于组织起来了，此刻报名参加旅行队的人正从城市赶往城郊。

大儿子的儿子刘继华首先赶来了，他手里牵着一只手，一个女孩子的手。他和那个女孩跑着，分不清哪一个跑在前，哪一个跑在后，他们欢快地从前面跑来，跑到了七十岁的杨福莲的眼皮下面，变成了一幅跃跃欲试的图画，直到跑进车厢中，他们奔跑的脚才停止下来；二儿子的女儿刘蜜蜜跑来了，她一个人，平常她最喜欢来看杨福莲，她是杨福莲眼里含苞欲放的花朵；三女儿来了，这个三十五岁的独身女人，没有像刘继华、刘蜜蜜他们一样跑到郊外来，她是步行而来的，脚步很轻盈。尽管她早已看见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但她似乎并不着急，于是，所有人都在等她，车上的人目光都情不自禁地看着她的脚。她穿着一双高跟鞋，鞋跟让人想起纤细的铁钉，而那鞋跟竟然撑着她的身体而来。所以

她用不着奔跑，因为纤细的高跟鞋约束了她的身体，同时也给予了她行走的优雅。每到这样的时刻，杨福莲就会想起她在混乱的人群中无助地奔跑时，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身边，他弯下腰，背起了她的身体，这个男人后来成为了她婚姻的伴侣，他如今就坐在她身边，他叫刘龙。他背着她好不容易越过了混乱的人群，然后把她从背上放在地上，仿佛在那一刻他才看见了她的三寸金莲。她的脚醒目地在那座陌生的城市显露着，他本来已经与她告别了，走了几步却又走了回来，他就这样留在了她身边。那时候他二十五岁，是一个中学教师，他也在奔跑，在奔跑中寻找前景，因为战争期间的前景一片黯淡。但他没想到，一个年轻女人，一个缠足女人竟然散发出一种力量，阻碍他前行。他留在了她身边，他也许是因为怜悯而留在了她身边。他牵起她的手，他的目光从一开始就散发出诚挚的力量，这力量捆绑住了她，使她驯服地跟着他，因为一个男人的手牵着她奔逃时，她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孤单和恐怖了。

而此刻，这个男人手里拎着一只鸟笼，他已经七十五岁，但仍然离不开那只鸟笼。在她的缓慢期降临之前，在一个春天的上午，刘龙拎回了一只鸟笼，那是从花鸟市场拎回来的一只鸟笼，里面有三只鸟儿。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只鸟儿死了。再过了一个星期，另一只鸟儿又死了，它们在短暂的时间里相继死在了一只鸟笼里。因此，杨福莲对自己说：他一定会放弃那只鸟笼的，他一定会。因为那只鸟笼降临之后，刘龙的大部分时间都给予了那只鸟笼，他总是拎着那只鸟笼到公园去，然后把鸟笼挂在树枝上，似乎只有倾听着笼子里的鸟叫，刘龙的身体才会在公园里移动。而最后一只鸟



并没有死在笼子里，它冲破了鸟笼。杨福莲看见那只鸟在飞奔后，就去追，她似乎想为丈夫追回那只鸟笼，然而，她却绊倒了。在人生中的一个时刻，她注定要绊倒，不是被树篱、藤条、门槛绊倒，而是被一团闪烁在阳光中的阴影，因为只有绊倒了，才意味着缓慢的生活降临。而丈夫的鸟笼依然存在，一只鸟飞远了，另一些鸟儿们又会出现于鸟笼之中。直到此刻，刘龙依然拎着那只鸟笼出门。

刘蓓坐在母亲身边，她的脚与母亲的脚放在同一车厢的位置上，因而她的脚同母亲的脚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种对比从杨福莲作为一个小脚女人开始在战争中逃亡时就体现出来了，似乎在众多的人群之中，在越来越多的向外奔逃的人群之中，只有她是小脚女人，只有她是来自草铺镇的小脚女人。每当这时那些大脚女人总是跑得比她迅疾得多，那些大脚女人在疯狂地挪动脚，挪动位置，挪动速度，而她呢，她的疯狂被脚压抑着。所以，那个奔逃者，那个男人看见了她，她的脚从一开始就勾起了他的怜悯之情，他走上前来抱起她的身体就逃，这个瞬间改变了她的命运。

刘蓓的纤细高跟鞋面映现着那双小脚，电话响了，刘蓓黑色皮包里的电话在响。电话确实在响。刘蓓拉开了一根链条，在车厢中，所有人似乎都在倾听这个独身女人拉链条时的声音。尽管它只是一根微不足道的小链条，不过隐秘似乎可以在拉开包链的那一刹那展现出来。电话响得更加清脆了，电话似乎在催促刘蓓快快接听。刘蓓果然从包里，从拉链中的里层抓住了电话，电话裸露在耳前，在她手上。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某个春天，电话裸露着，如同高跟鞋可以裸露一样。刘蓓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低声唱歌，然而似乎没有

歌词，只能听见曲调。她低吟着，根本听不到她在说什么。她是一个独身女人，如今已经三十五岁，她的个人问题已经成为杨福莲的心病。然而，每当她当面提出这个问题时，刘蓓总是不耐烦地说：“母亲，我的事你管不了。”刘蓓的事她确实管不了，因为刘蓓住在她自己的公寓楼上，在二十二层，要上电梯才能进入女儿的房间，她只上过一次电梯，那是女儿刘蓓发高烧的日子。当女儿发高烧的时候，整座城市似乎都在发高烧，杨福莲不顾一切地乘上了公共车。五十多年前，当一个男人带着她的身体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市私奔时，她就学会了乘有轨电车。很久以前，在她生活的那座小镇，根本就没有车，如果说有什么车的话，只有马车的辙迹，拉人的小马车，运载货物的马车布满了草铺镇。她的脚根本就用不着车，根本就用不着乘上速度向前滑行。而一个男人带着她上了有轨电车向前滑行时，她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到了速度。

电车向前滑动时，她尖叫了一声，紧紧地攥住了刘龙的手臂。车厢里的人只有她发出了尖叫，车厢里的每一个人，每个男人女人都转过身回过头，用各种各样的目光看着她，因为她在不该发出尖叫的时刻却发出了尖叫之声。她的双颊像苹果一样绯红，从那一刻开始她就告诉自己，女人应该学会乘有轨电车，女人应该乘上速度向前滑行，女人应该抑制好自己的尖叫声。从一座城又换到另一座城，她终于可以乘上车前行了。当她在不久前乘坐公交车时，这座城市早已废除了有轨电车。也许是有轨电车妨碍速度，也许是有轨电车会翻阅着一部陈旧的历史，所以在某个早晨，当她乘有轨电车时，她看到工人们正握着工具，推土机正轰鸣着，灰尘很



快就布满了她看出去的视线：有轨电车消失了。公交车朝着她停留的站点扑面而来，她的小脚移动着，上了公交车。当她乘着公交车朝前滑行时，她第一次置身在女儿的公寓楼下，向着楼层望去，她不知道女儿为什么喜欢住高层楼房，她不知道这座城市房屋为什么越盖越高。她认为房屋越盖越高，胸口就会发闷，每当这时她就会回忆起草铺镇。记忆深处的草铺镇，她家的庭院中飘荡着石榴树的香味，她和母亲坐在阳光下，坐在一棵石榴树下解开缠足布。

而她的身体不得不面对电梯，电梯闪开了，她挪动着小脚。电梯中有两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似乎对她都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们的目光都在专注地上升，随同电梯在上升。前所未有的速度让她的身体落在二十二层楼，她从电梯门出来，她的女儿在发高烧，当她心急如焚地把手放在女儿的门上敲击时，一个男人前来开门，那个男人穿着西装，手里抱着红玫瑰。她知道敲错了门，于是她在门外徘徊着，她下了电梯，她上了另一座公寓楼的电梯后，找到了女儿的房间，女儿正躺在床上发烧。她环顾着女儿的房间，并欠起身体朝窗下望去。她感到身体在下落，下落到尘埃深处，而女儿在发高烧。她陪女儿住了一夜，在夜里她不断地用酒精给女儿降温，当女儿的高热减轻之后，她睡着了，在二十二层公寓楼上睡着了。

当醒来的女儿脱下她脚上的绣花鞋时，她惊慌地从梦中醒来，她在慌乱之中用手臂护住了自己的小脚，然而，女儿并没有看见她的小脚，她的注意力并没有在她小脚上，她的注意力是面对母亲，快七十岁的母亲来照顾自己，让她感到不安。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彻底窥视到她小脚的只

有她的丈夫刘龙。

此刻女儿的声音已从电话上移开，面包车转出了城郊，车厢中响起了鸟鸣声，鸟笼中的鸟儿似乎已经感觉到旅程开始了；鸟笼中的旅行生活开始了。杨福莲回头看去，她的孙儿刘继华带着女友坐在后座，他们谈笑风生，似乎车厢变成了两个世界，他们拥有他们独立的世界。右侧是刘蜜蜜，她轻轻地哼着歌曲，那似乎是王菲的歌曲。而刘涛汝呢，他似乎想把世界迅速地变换。世界确实在迅速地变换，它切换了风景。此刻，七十岁的小脚女人杨福莲再也看不到清晨的风景，那个从晾衣架上收回乳罩的女人，那个穿着睡衣的女人，那道风景切换之后，面包车在暮色之中抵达了目的地。杨福莲的心雀跃着，七十多年来，她的心一直在雀跃之中向前，从旧的地方到陌生之地，从三十岁到四十岁，从五十岁到六十岁。面包车来到一座山上的旅馆前，在她七十岁的暮色之中，儿子，女儿，孙儿，孙女簇拥着她，她的终身伴侣刘龙拎着那只鸟笼簇拥着她。当他们就要住进旅馆房间时，一个女人出现了，一个女人出现在儿子刘涛汝身边，仿佛这是一场约定俗成的事件，她在约定的时间中朝着刘涛汝走来，手里拎着一只旅行包。刘涛汝走上前去牵住了她的手。这个年仅二十五岁左右的女人，肩两侧晃动着两根小辫子。她穿着一条皮短裙，露出了修长的双腿。刘涛汝牵住了她的手并介绍了他的新女友，她叫丫丫，她的名字在杨福莲的眼前激荡着，那不是涟漪，而是另一团水草缠住的波纹。在场的所有人都以平静的姿态迎接着丫丫的出现，只有杨福莲的心起伏着。然而，儿子总算又有女朋友了，而且她的名字叫丫丫，而且她的面容姣好，而且她紧跟刘涛汝而来，前来参

婚床





加她的生日旅行，这就行了。这仿佛是她进入七十岁时所看到的又一道风景，丫丫走上来挽住了她的手臂，她的心底一热，她的七十岁进入了暮色。

露天的生日晚会开始之前，刘涛汝发钥匙。钥匙，那是锃亮的长片，钥匙的改革就像杨福莲乘着电梯上升去寻找女儿的住宅屋，钥匙已经丧失了齿轮的历史，旅馆的钥匙变成了一张长片，杨福莲凝视着那坚硬的长片。她又想起了刘龙带她奔逃的情景。他们从一座旅馆进入另一座旅馆，因为拮据而不是因为疯狂。他们同居一屋，因为囊中羞涩而不是因为爱情。他们使用同一把旅馆的钥匙。在那把钥匙的旋转之下，她的身体战栗着，尤其是当他们第一次在午夜进入一座旅馆时。那时候战争阴云的笼罩使他们不得不急促地，迫不及待地逃进一座旅馆中。在一个没有家出现的地方，在一座城市突然出现了一座又一座旅馆，但很多旅馆都挂出招牌：本旅馆已无客房。因为如此，旅馆费在暴涨，旅馆费是因为逃亡的人数在递增而暴涨，每当这时，他们就手牵手在夜色之中无助地、徒劳地寻找着，寻找一座旅馆，事实上就是寻找一座房子，寻找避难所。在那个午夜，他们头一次面临着夜色的弥漫，而夜色的弥漫是为了让他们打瞌睡，分不清是谁先打的瞌睡，他们终于寻找到了一座破旧的旅馆。他一直牵着她的手，他一直因为怜悯她而牵着她的手，自从他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在偶然的一瞥之中看见了她的小脚，尽管她的小脚不像三寸金莲，她的脚已变成了“解放脚”。当时，她脚穿绣花鞋，正在逃亡的路上，正在尘埃中，正在痛苦中，追逐着缥缈的方向。而他就在那一刻，毫不犹豫地走过去，用双手托起了她的身体。她竟然没有叫喊，没有挣扎，



她的目光甚至也来不及同他的目光碰撞，因为那是一个正在逃亡的世界。战争的呼啸声在追杀着他们，她从一开始就相信了他，这个用双手托起她身体的男人，她从一开始就不惧怕他，一点也不惧怕，所以根本用不着挣扎，比起她周围的这个混乱的世界来，他伸出来托住她身体的手是清澈的，仿佛像童话一样清澈。

也就是说，他带着她走，不顾一切地往前走，可以使她寻找到安全感。哪怕他把她带到旅馆的房间里去，她也不畏惧他。就这样，在那个深夜里，空气中荡漾着烧豆腐的味道，那是南方一块块发过霉的臭豆腐，它的臭和它的香交织在一起，荡漾起一座城的味道，在这味道中，刘龙扬起了一把钥匙。那是一把空中的钥匙，它落下来，落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闪开了一间房子。杨福莲的小脚挪动着，那像家一样的避风港湾使她不由自主地噓了一口气。夜里他和她各躺一张床，两个人都被强烈的疲惫笼罩着，仿佛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过觉，两个人很快地就进入了睡眠，没有声音打扰他们。尽管那是一个夏季，却没有一只蚊子前来打扰他们。尽管在那间小小的客房之中，蚊子们轰鸣着张着翅膀飞在他们的肌肤之上，然而，在一个失去睡眠又突然找到睡眠的世界里，蚊子的吮吸已经失效，他们的身体处于沉沉的睡眠，根本感受不到蚊子的侵入了。

现在，时间重新回到了她七十岁生日的时刻，重新回到了那暮色的序幕之中。钥匙，杨福莲的小儿子手里扬着钥匙。这是在旅馆里，钥匙已经变了形式，钥匙已经失去了杨福莲记忆深处的齿形，钥匙就像世界一样变得圆滑起来了，钥匙已经失去了触摸中的，目测中的障碍。这个世界每天都